

就等着

你的
LOVE

左晴雯

就等着你的 Love

(台湾) 左晴雯 著

真知文化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:李 刚

封面设计:符晓笛

左晴雯作品集
就等着你的 Love
(台湾)左晴雯 著

真知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
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章:6 字数:128 千字
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1—3000

ISBN7 - 378 - 1731 - 0/I. 1691

定价:9.80 元



第一章

下腹疼痛好一阵子了，但是苏倩因为忙、因为懒、因为种种不是理由的理由，所以迟未就医。她以为这疼痛总会过去，她以为只要不加以理会，这疼痛就会自然消失。女人嘛，总有一些小毛病。

挥去额头上的汗水，她发现简单的柔软体操无法止疼，下腹的疼痛非但没有减轻，反而有加剧的迹象；咬咬牙，她决定先洗个澡，或许躺一下会好些。就算她想看医生，现在也已经晚上十一点多，除非是挂急诊，但是她这小毛病需要挂急诊吗？

边褪下衣服，边走进浴室，不知道洗完澡之后，卫世恒会不会已经回来；想到卫世恒，她心中真是爱恨交加。搞不懂那一种情绪多些。

三十五岁的卫世恒是个建筑师，是个现代雅痞，交游广阔，个性海派、粗犷，崇尚自由，高薪的好职业，加上潇洒、倜傥的外表，使他有条件可以活得惬意、活得无拘无束，就好像他和她之间的关系。

他们是情侣。





他们是室友。

他们是朋友。

但是不分享婚姻关系。

打开水龙头，她先拿莲蓬头将自己的身体冲湿，然后拿起沐浴乳，飞快的朝身体胡乱的涂抹一阵；她发现自己因为疼痛而变得头昏目眩，手脚有些发软，这不是好现象，她一直是个健康的女人啊！

她才刚过二十九岁的生日，她成熟、练达、优雅、大方、美丽，她是个走在路上会令女人羡慕、嫉妒，男人则多看一眼的女人。天生衣架子的身材，加上高贵的气质，她的确有她的本钱。

但是一般人认为健康才是一个人真正的本钱，而这会……她的身体出了什么毛病？

躺下吧……

洗好澡后她就可以躺下，如果真的无法承受，她可以打卫世恒的大哥大，可以叫他回来送她到医院去，这点小事，他应该做得到！

忽然感到大腿之间有一股暖流流过，她诧异的低下头一看，雪白的浴缸中竟是一摊鲜红的血！她的手开始发颤，而血并没有停止往下流，她发现浴缸中的那摊血正在扩大、蔓延着……

苏倩喘着气，疼痛并不会让她害怕：令她恐惧的是这汨汨流出的血，这表示她的身体出了状况。

更加迅速的冲去身上的泡沫，顺便冲去那血，她从不知道自己可以流出那么多血，她必须止住这血，她必须上医院。

匆匆的裹上浴袍，赤着脚走出浴室，她发现血还是流着，透过厚厚的卫生纸，滴在卧室雪白的地毯上。她告诉自己不能慌，她决不能慌。

床单刚送洗回来，而地毯反正已经沾了血，所以她拿起无线电的电话话筒；双腿一软的滑落地毯上，按着卫世恒的大哥大号码……

当话筒那端传来机械化的“因为你拨的号码无法收到讯号，所以无法接通”时，苏倩愤然的按掉话筒上的电源，她不想再试第二次。

就是不想！

除了卫世恒，她还有家人、还有妹妹，她可以找他们，但是既然和她生活在一起的人是卫世恒，为什么在她需要一双援手时，她却得向家人求救？这不公平、不合理！而且她不要家人为她操心，她是个成熟的女人，她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。

扶着床头的矮柜，她强撑的站起了身。没有时间换衣服，抓起皮包，她决定直接上医院；皮包里有提款卡、信用卡，钱并不是问题，她只要上医院，只要请医生帮她治疗，不会有问题……

跌跌撞撞的走向客厅，在恍惚中，她不知道自



已在无意之中碰掉了什么，只听到一阵玻璃破碎的声音，她回头一看。是她和卫世恒约合照。

她和他在日本狄斯耐乐园里的合照，两个大人哭得像个孩子似的……

眨了眨眼睛，苏倩硬是不让眼泪掉下来，她只是坚强的打开大门，走了出去。



“你必须开刀。”“天啊！”苏倩本能的惊呼一声。

躺在急诊室的外科手术台上，她只知道自己开始全身发冷。开刀？她想都没有想过，开刀……她得了什么病吗？流血就要开刀？这……

“医生……”苏倩发现自己的牙齿在打颤，但是她又不能不问。“为什么要开刀？”“你的左边卵巢蓄脓，因为已经相当严重了，所以才会造成你这次的大出血，也就是你这阵子经常下腹痛的原因，你拖太久了！”卵巢蓄脓？

苏倩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卵巢会出毛病。她或许是个新时代女性，但是对自己生理上的一些状况并不是很在意，也不清楚。感冒、头痛、肚子痛，她知道买康得六百、吃颗阿匹斯灵就算了，但是卵巢蓄脓……



“必须开刀拿掉你左边的卵巢，而且不能再拖，必须马上开刀。”“我还能生育吗？”她正色的问。

张立群不能取笑病人，不管病人问的问题有多无知、多可笑，他都必须以专业医生的立场去回答；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具备医学常识，即使是眼前这个受过高等教育，看似有气质又灵秀的女人。

“只是拿掉你左边的卵巢，你还是有生育的能力的。”他告诉她。

苏倩看了看这间冰冷的手术室，她从来没有躺在手术台上的经验，要开刀就要先麻醉，她会不省人事，她会什么事都不知道，万一她再也醒不过来呢？

“要有人签手术同意书。”张立群看着她，声音中不自觉的带着一份关心。

“我。”“谁陪你来的？”“我自己来的。”张立群的眉头皱了。他知道这是一个多元化、多采多姿的社会，什么样的人都有，什么样的关系都存在，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但是这个叫苏倩的女人应该是个“正常”的女人。

即使身穿一件沾了血的浴袍，即使只是一双拖鞋，即使一头长发乱得像纠结的海草，她还是个漂亮出众的女人！气质和眼神是骗不了人的，她或许是个独居的女人，或许她的家人不在台北。

“你得找个人签字。”他无奈的重复。



虽然她可以请这个医生再帮她打卫世恒的大哥大，但是她怕卫世恒的大哥大还没有开机，说不定他和他那票建界的哥儿们玩得正起劲……

女人决不是男人生命中的全部！

男人要女人，但是也要事业、要朋友、要其他的一切，而女人……往往不会是排在第一位。

“医生，你可以帮我签字吗？”苏倩知道这要求不合理，而且百分之九十九会被拒绝，但是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，她就要试。

“我？”张立群一愣，他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形，从来没有过。

“是你要帮我动手术的吗？”“是我……”“所以我的生死就操在你的手上？”“这个手术……”“所以由你来签并不过分，如果你怕手术失败，如果你怕日后有什么医疗纠纷，我可以另外再签一份同意书，表示是我把自己交由你全权负责，你不必负任何的责任，这样可以吗？”她和他打着商目星，而且说得合情合理，相信他没有理由拒绝。

“苏小姐，没有过这种例子……”“凡事都有第一次！”“你没有家人或是……男性朋友什么的？一定有人可以帮你签这同意书。”他委婉的说。

“如果没有人可以帮我签字，你是不是要眼睁睁的看着我失血而死？”她反间一个淡淡的笑意在张立群的嘴角漾开来。三十八岁的他什么场面没有



见过？什么样的病人没有处理过？但是像苏倩这样的女人。他还是头一次碰到，她和其他的女人真的不同。

“你不要吓自己，我不会让你失血而死。”“那就帮我签字！”她不想让家人知道。而且抱着一种想惩罚卫世恒的心态，她也不积极的去找他。

“苏小姐，医院有医院的规定……”“我好痛！”她打断他，身体倦缩在一起；不是她在演戏，不是她想利用他的同情心，而是她真的痛。

“那就找人来签字！”他也急。

“你知不知道救命要紧？”她瞪着他，有些口不择言，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死脑筋，难道有人签字比帮她开刀还重要？

张立群双手往白色制服的口袋里一插，在他成熟、内敛、好看的脸上写着挣扎和矛盾；不是怕对自己的技术没有信心，而是……而是他凭什么去签她的手术同意书？他不怕什么医疗纠纷，而是他如果帮她签了字，好像他和她之间……

“苏小姐，我知道救命要紧。但是我真的很难破这个例，我必须向医院交代，我不能无缘无故的帮你……”“如果我是你的女朋友呢？”“你。”“如果我是你的……亲密朋友呢？”苏倩不是个大胆、前卫、新潮的女人，但在此性命交关的时候，她也顾不了那么许多了。“医生，我的命要紧，我相信



“你的面子不会比一条命重要，是不是？”张立群不知道自己笑了，但是他的脸上的确带着笑意，他发现自己无法拒绝这个女人。

“你说的对，我的面子或是别人怎么想都比不上你的一条命。”他看着她，深深的凝视着。

“所以可以马上帮我动手术了？”她有些担忧的问，这种感觉真的很恐怖。

“是的！”他伸手招来护干和麻醉师。

“我”她突然拉住他的手。“我不会死去吧？这个手术的危险性”“我保证你不会死。”“真的？”“真的！”他坚定的反握住她的手，说不上是什么原因，也毫无道理的，他发现自己竟对这个女人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情愫。“我保证你会再见到我！”这女人令他印象深刻。



卫世恒是在凌晨两点多回到家里的。最先引起他注意的是客厅地上的碎玻璃，他和苏倩合照的照片伴随着碎玻璃，静静的躺在地上；本以为是她对她的晚归砸东西愤，但是一想到这不是她的个性，所以他急忙朝卧室走。

雪白地毯上的血迹令人惊心动魄；他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也就因为他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





事，他才着急。整个屋子都找遍了，就是没有苏倩的影子，看现场，又不像是发生什么打斗或是什么意外的样子，本能的想拨苏倩父母家的电话，但是凌晨两点多……

抓起车钥匙，他决定直奔附近的大医院，至少去碰碰运气，至少去找找看，总不能坐在家里干着急或是发呆，他无法让自己去忍受那种焦虑。

冲进“国泰”的急诊室，他先在人群之中搜寻，希望看到苏倩，但是又不希望看到苏倩，他的心就在一种未知的焦急之中煎熬……

没有在人群中看到他所爱的人，他只好到挂号处去询问，这一问，当他知道有个叫苏倩的女人正在开刀时，他差点一口气换不过来。

苏倩开刀？

他往急诊室的长椅上一坐。会是同名同姓的女人吗？但是二十九岁，住在仁爱路的苏倩……不可能有那么多苏倩，加上最近她直嚷着下腹痛，他也催过她去看医生，但是她一直没去，他也就不积极的逼她，会不会……

眼前他只能等。

除了等，他什么办法都用不上。

眼睛直楞楞的看着手术室门上的灯，他不知道里面躺的是不是苏倩，问挂号处的小姐，也不知道病患是因为什么病开刀。一连串的问号令他头疼，





而他这个平日指挥若定、十足自信的男人，这会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。

他从来不知道会有这样煎熬的一刻，一颗心悬在半空中，不知道何时会坠落，坠落何处……

手术室的门开了。

顾不得理智，卫世恒不分青红皂白的冲了上去，抓着医生的手就问：“是苏倩吗？”他急吼吼的口气。

“你是……”张立群拿下口罩，摘着手术用的手套，看着眼前这个焦急不堪的男人。

“我是她的。”卫世恒一下子还真的不知道要怎么答。“男朋友。”张立群一个并不意外的表情。这个男人配苏倩配得过，但是配得上苏倩的男人可不只他一个！张立群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想，这个念头就是这样的爬上他的脑海中。

“哦。”张立群平淡的一句。

“她。”“左边卵巢蓄脓，引起大量出血，必须开刀把蓄脓的卵巢割除。”他解释着。

“有这么严重……”卫世恒喃喃的说。

“一般人都不是很注意自己的身体，以为小病、小痛的没有什么关系，往往拖到受不了才想到要找医生时，已经是严重到不是吃药、打针就能解决的。”张立群说着一般人的通病。

“那现在……”“她现在在恢复室里等麻药退



掉，可能要再一、两个小时才能推出来，我现在去替她安排病房。”张立群很沈稳的表情，看着苏倩的男朋友。

“手术成功吗？”“到目前为止是。”“苏倩……她还能生育吧……”“右边的卵巢没有受到感染，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。”张立群就医生的立场回答卫世恒点点头，算是宽心。“苏倩……喜欢小孩。”“很少女人不喜欢小孩的。”张立群漫应一句。

“我可以进去看她吗？”“不能。”张立群摇摇头。“你必须等她推出来，里面有护干照顾她的，而且我……我会再去看她的，你不用担心。”“我没有想到会……”卫世恒自责的表情。

张立群并不想苛责这个男人；同样身为男人，自然是该站在同一阵线上，但是当自己的女朋友出了状况，必须开刀，自己却不在女朋友的身边时，手术同意书反而要另一个算是陌生的男人来签……

总有些说不过去，他不知道这个男人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，但远水救不了近“手术同意书……”卫世恒有些纳闷，这才想到。

“我签的。”“你？”卫世恒惊讶不已。他还是第一次听说医生替病人签手术同意书这回事，这并不怎么合情合理，说出去也难叫人相信，除非……苏倩本来就认识这个大夫，但他不曾听她提过这个名牌上写着“张立群”的男人。



“当时并没有多馀的时间让我犹豫或是考虑，因为苏小姐……不想麻烦任何人，所以我……只好签了。”张立群有些含糊的说。

“谢谢你……”卫世恒这会能说什么？是他不在她的身边，是他在苏倩不舒服的时候还和一群朋友在唱歌、喝酒、鬼扯。

“身为医生，救回一条命比什么都重要。”“我了解。”“我想你需要一杯咖啡。”看到这个男人脸上的憔悴和自责、忏悔，张立群有些不忍。有很多事的发生，并不是任何人的错，而且事后再怪任何人也于事无补。

“她很快就会醒的。”“不知道她……”卫世恒靶了靶自己的头发。“不知道她会不会原谅我……”

“她的病痛不是你的错。”“但是我应该在她的身边。”“我想……她会谅解的，毕竟现在的男女都大独立了。谁应该在谁的身边呢？”张立群一个世故的笑。

卫世恒品味这句话，久久没有回过神。



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醒过来的，但是在她有了意识之后，她只觉得口干舌燥，全身痛，好像被一群牛在她身上践踏过似的。她不能动，似乎只要一牵





动，她全身的骨头就会散了似的……

她知道自己开过刀，她清楚在她失去意识前的每一件事，当麻药进入她的血管中，她就突然的什么都不知道了，这种感觉……如果她没有醒过来，这种死法倒也痛快，什么苦都没有。

她的眼睛有些吃力的在房中搜寻着。看了看窗外，天色有些昏黄，不知道现在是清晨或是黄昏，她一点概念都没有。但至少，她可以再看到每一个清晨和黄昏，她没有和这个世界说再见。

开门声传来，她慢慢的转头看去。

只见卫世恒拿了些收据单进来。在他帅气的脸上写着疲倦、忧虑和担心，看到她已经醒来，他两个大步的就来到了她的病床边。

“苏倩……”他们向来都是连名带姓的叫着彼此，没有名，也没有嗯心的什么宝贝或是亲爱的。

“我以为……”她的声音沙哑、干涩。“我以为我一睁开眼睛就会看到你……”“我去补办一些手续。”他的声音也失去了磁性。

“出院后。我再和你算这些医药费……”“苏倩……”他没有暴跳如雷，没有火冒三丈，只是用一种哀伤的眼神看她。

“这是惩罚吗？这是为了要给我一个教训吗？”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……”她很平静的看他，虽然疼痛依旧，但她承受得了。





“就算是朋友，帮你出个医药费也没有什么，更何况我们不只是朋友。”苏倩看着他，她没有说话，只是望着他。

“你为什么不打大哥大给我？”“收不到讯号，所以无法接通。”她有些机械化的答，学着从大哥大里听来，千篇一律的声音。

“我们一群人在一家地下室的 PUB 喝酒，所以我的大哥大一直关着……”“现在说这些做什么？”她插嘴。

“苏倩……”脚勾过一张椅子，放到了她的病床边，他沈重的坐下，抓着她的手。“对不起，我应该在你的身边的，我应该……”“这不是你的错。”“我应该催你看医生的。”他有些懊恼的说：“你的疼痛并不是一天、两天的事，如果我有放在心上，如果我有强迫你去看医生，今天或许不会……你可能丢掉一条小命的，你知不知道？”“卫世恒，事情已经过去了。”轮到她反过来安慰他。“我没事了，是我自己不注意自己的健康。你真的没有错，即使你一天二十四小时的守在我的身边，这件事还是一样会发生，更何况你不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时的守着我，不要自责。”他摸着苍白的脸颊、苍白的嘴唇，心里一阵一阵如刀割般的疼痛。

“本来想连络玉薇，但又怕她会搞得鸡飞狗跳，所以……”她轻松的说。